
华西医学人文佳话

金开泰

医学人文是从医者的价值观、人性观、时代精神及其规范。无论中医西医，对从医者都要求医者具备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中国古代逊思逊曰：“天地之间，唯人为贵，人之所贵，莫过于生。”“若有病厄来求救者，不问其贫贱富贵，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判处针药，无得参差。”在西医中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可以说是最为完备的医生准则，从而演变成日内瓦宣言，再演变为每个入籍者宣誓的誓词。

华西医学的创建者，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医学院要培养的人才必须具有医学的人文精神。在各种场合反复地讲到医生的人文精神，并在自己的从医中践行始终。华西医学院的创始人启尔德 1910 年出版的《治病救人：对在中国的医学传教士的呼吁》。呼吁传教士用行动来表示爱。医学传教士是用行动来减轻中国人的痛苦，延长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是拯救他们的生命，是直接将爱体现在病人的躯体上。又说“基督教徒学生当然是欢迎的，但非教徒学生也应该接受。”辛亥革命期间他挺身而出，数月中参与救助伤员，时值雨季，不得不赤足穿草鞋，走在泥泞的战场上，以他广博的知识救助伤员，被誉为“前所未有的、具有如此仁爱之心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人”。他逝世后受到了本地隆重的悼念。他的夫人启希贤创建了妇女儿童医院，她与丈夫一样有着坚定的信念，和其他教友一道，遇到困难毫不灰心，专心致力于教会给予的工作和对中国人民的奉献。怀着年青人的热情，反复劝说领导，力争医学院招收女学生，是大学向女学生开放的积极推动者，同时也是反对缠脚协会早期的主席。



启尔德的儿子启真道任医学院长多年，他在医科学生会上告诫学生：“学医是清高的事情，也是自杀的工作。没有伟大的献身精神不能学医，比如病人最脏的排泄物，他的亲人都不愿意料理，医生还要拿去再一、再二地检查，津津有味。医学也不是为找钱，因为找钱的路很多，何必来苦七年呢？并且医学已趋预防而限于

治疗，因之医学愈昌明，病愈少，医生也将愈无办法找钱，但大家仍继续研究如何防治疾病，这不是一种自杀吗？”1941年他给41级同学的题词：我希望对41级的这点讲话，将具有永久的价值——这是我的心愿。要切记，病人是人，你与病人相处，不单是人之间相处，还要有科学的交往关系，要使他们的问题成为你自己的问题，包括欢乐与悲伤，对他们要友善。这样，我确信你们将成为真正的医生。我们要求我们在这所医院接受训练的每一位毕业生，不应该仅仅只是全面了解病人在体格方面的需求，还要知道他们作为个人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不应该仅仅对病人实施最好药物治疗，还应该在态度和内心上把病人所遇到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把解决这些问题当成自己最大的愿望。具有这些特征的医生才是值得病人高度信任的。因为他们是从这里毕业的，医学院和医院也都会享有盛名。

参加建立医院，并两度任院长的莫尔思在教解剖学时，总是指着尸体告诫学生：“他们是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帮助你们学医学，要爱护他们，按书上要求解剖，不可随意切割。”“在缝合时要避免粗心，给病人造成痛苦。”他又说自己选择的是医学院，就是能有效地帮助别人，满足他们的需要，就是以基督为榜样。在谈到医生们的奋斗精神时，却无比自豪地说：“我们当中确实没有什么可使其姓名登在医学年鉴上的‘大人物’，即便是在

中国，但最值得我们称道的，确是一组热诚的最能吃苦的医学传教士、基督徒，愿意去帮助那些急需我们去帮助的人。我们已作了力所能及的事。诚然，不是所有的人都称得上精神完美，但是所有人都对工作充满热忱和热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源于最纯洁的目的——我们爱中国人，也彼此相爱。



许多医生在实践中一直践行着人文精神从医。外科医生姚守仁在来华之前经过八

年的观察，决心在某一天，有可能去到一个小地方生活并长期地工作下去，在我去之前就要把自己放在自己确定的目标上。”1939年他们在仁寿、嘉定工作。暑期在峨眉山休假中，姚依然肩负起他的医疗工作，“山民们把他看作是一个奇人，”他们的家是“一间免费的诊所”。他为脊柱弯曲的小孩成功地作了治疗；他连夜抢救因吵架而吞服大量鸦片的妇女；1939年12月19日的晚上，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为一个十二指肠穿孔，生命垂危的学生作了手术，术后夫人白天护理，每晚的守护则由姚睡在病人旁边。在成都解放的日子里，他希望所有受伤者都能得到治疗，12月27日姚带一队人到了城南15里的一个乡村，在检查站受到盘查，迟迟未作定论时，沉静状态，竟然被他医治过的小女孩打破。指挥部的解放军看到小姑娘这场不可阻挡地热爱姚医生的深情所打动，从而使原有的严肃、紧张气氛立刻消失。此后，他们在双流的郊区，他们检查了25名伤兵，转运了20名，29日姚手术忙了一天，其中包括从军医院转来的8名伤员。



着力华西公共卫生教育的高子厚，1935年著名麻风病专家马克维到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参观，随后到西昌、越西等地考察，发现当地麻风病流行，遂与华大合作筹建麻风病医院，1939年在伦敦麻风病协会和中国麻风病协会的支持、捐助下，建成了四川第一所齿轮状麻风病医院，他担任任院长，潜心诊治病



人，对视为严重恐惧的麻风病，没有畏惧。该院1941年移交给华西协合大学。

新政建立后，校领导也十分重视华西医学继续保持这种人文精神。经常强调“为人民服务”，在细节上也要求注意减轻病人的痛苦。如1952年调入华西大学，分管学校行政、人事、附属医院工作的党委书记、副院长孙毅华。五十年代在学习针刺麻醉的高潮时，他来到口腔医院手术室坐在医生的背后，用了三个多小时看完针刺麻

醉作颈清扫术。手术完了，他对王翰主章说以后最好还是不用这种麻醉做这样大的手术，他说病人牙咬得很紧、手攥得很紧，腿还颤抖，他一定非常痛苦。



许多医生对病人都是一视同仁。骨科曹振家医生自己定了一个规矩 在门诊工

作时间，只对挂号病人服务，认真负责地处理好每位病人。无论亲属、朋友、甚至上级领导介绍的病人都一律在上班前或下班后处理。一次他的夫人带了孩子单位的领导来求治，他依然让这位领导等到 12 点，把所有的挂号病人都处理完后，才亲自到放射科取来片子，仔细诊断，然后亲自带到手术室，为病人作了封闭治疗。

80 年代在广东建立了外科矫治下肢小儿麻痹后遗症治疗基地近 20 处。为上千的病人检查、诊断、施行手术，并培训人员、处理来信等。使接受治疗的，95%的病人肢体运动功能大为改善。



正是这些优良的传统，使华西的医护人员在抗拒新冠病毒中，无所畏惧，全力以赴，在全国都获得了极好的口碑。

笔者虽然孤陋寡闻，就已经知道的这些也倍感兴奋与崇敬，特以【高阳台】一阙赞曰：“医药华西，江河盛誉，悠悠百载承传。救死扶伤，历经冷热甘甜。华陀仲景时珍李，最关情，贱贵无偏。冠人伦，誓约希波，华夏通连。 华西妙手行医爱。竟登楼望远，碧血凝丹。孕育生灵，仙凡簇拥人间。伤残病痛怀中式，省诊疗、勿失毫纤。活人心、橘井金刀，义薄云天。”并深情地祝愿华西医学的人文精神会继续发扬光大，遍及每个华西人，与华西医学一样万古常青。

刊载于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校友之家》总第一期